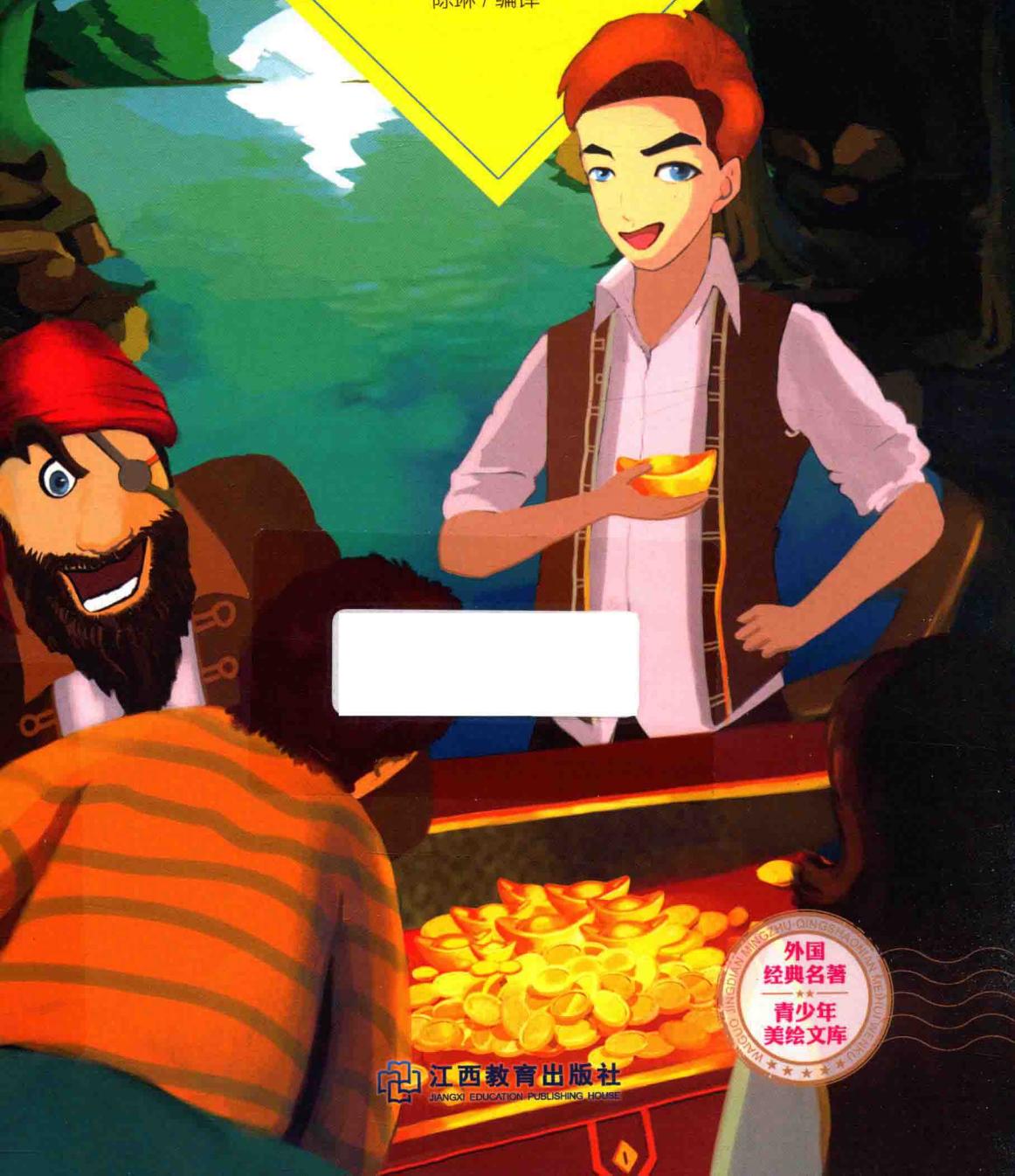


《中小学生必读丛书》  
教育部推荐书目 新课标同步课外阅读

# 金 银 岛

[英] 罗伯特·路易斯·史蒂文森 / 著  
陈琳 / 编译



江西教育出版社  
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





# 金银岛

[英]罗伯特·路易斯·史蒂文森/著 陈琳/编译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金银岛 / [英]史蒂文森著;陈琳编译.--南昌:江西教育出版社,2016.5

(外国经典名著·青少年美绘文库)

ISBN 978-7-5392-8584-9

I . ①金 … II . ①史 … ②陈 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 - 英国 - 近代 IV . ①I561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96023 号

## 金银岛

JIN YIN DAO

[英]罗伯特·路易斯·史蒂文森/著 陈琳/编译

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

(南昌市抚河北路 291 号 邮编:330008)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江西省和平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6 开本 11 印张 彩页 8 张 字数 180 千字

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92-8584-9

定价:16.00 元

赣教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向我社调换 电话:0791-86710427

投稿邮箱:JXJYCBS@163.com 来稿电话:0791-8670564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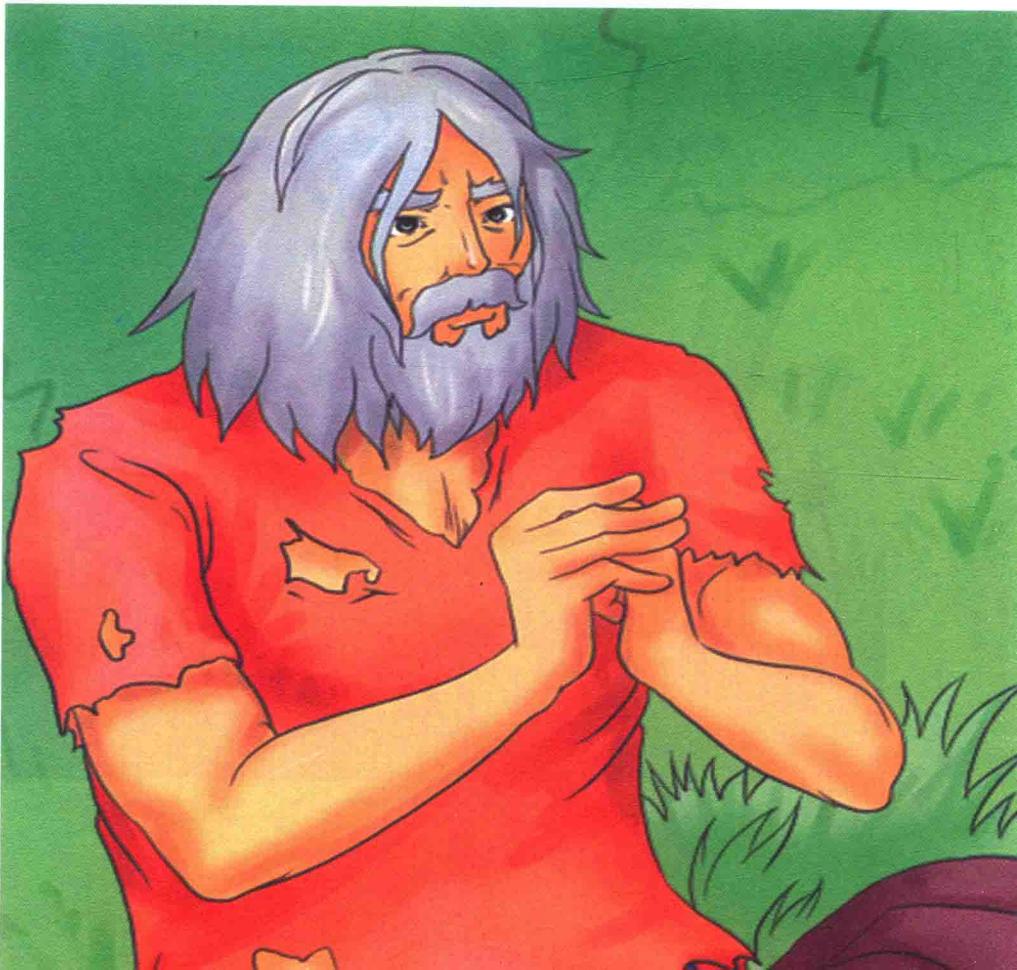
网址:<http://www.jxeph.com>

赣版权登字 -02-2016-10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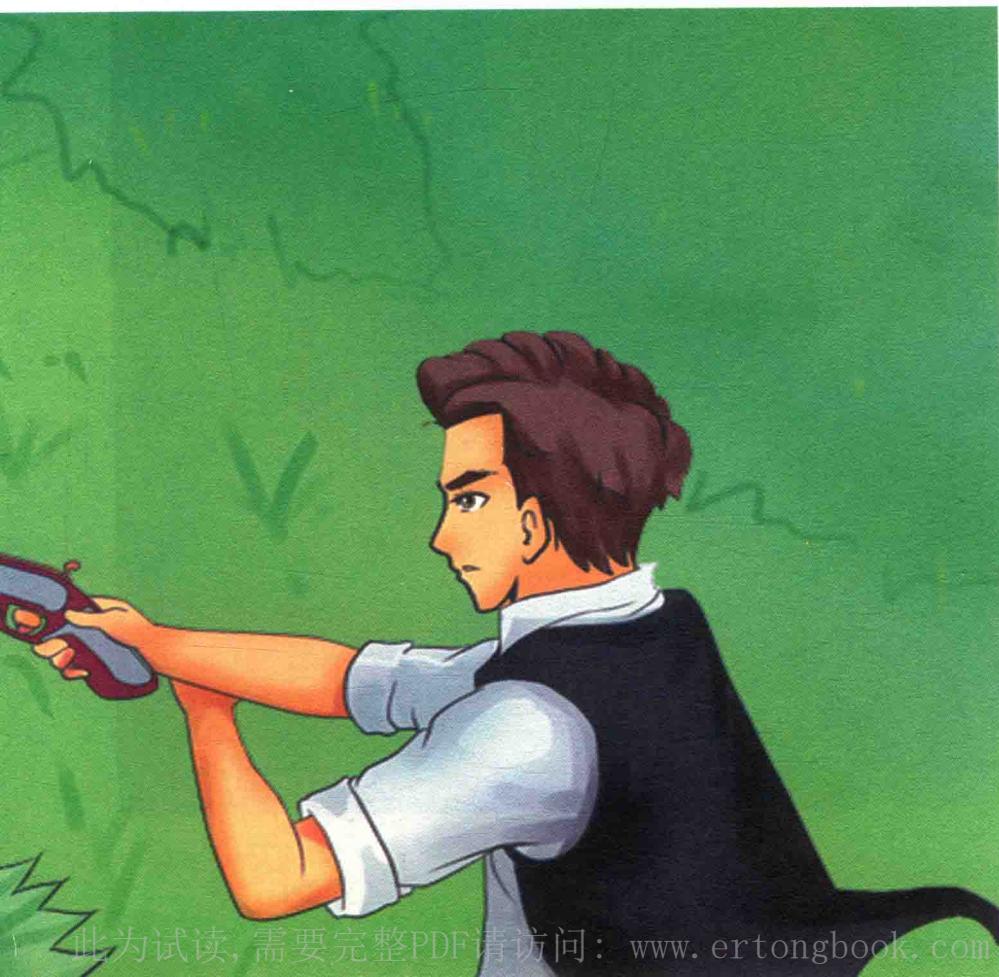
·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·

# 目录

- |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旅店里的老船长 / 001 | 扬帆起航 / 049      |
| “黑狗”的刺杀 / 007 | 苹果桶中听到的秘密 / 055 |
| 死神降临 / 013    | 紧急密会 / 060      |
| 木箱里的秘密 / 017  | 冒险开始 / 065      |
| 有惊无险 / 021    | 杀戮 / 070        |
| 藏宝图 / 027     | 岛上的野人 / 076     |
| 去往布里斯托尔 / 033 | 弃船上岸 / 081      |
| 黑狗再现 / 039    | 抢滩登陆 / 087      |
| 火药和武器 / 044   | 战斗的第一天 / 092    |



- |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木寨守卫战 / 097  | 自投罗网 / 137   |
| 与西尔弗谈判 / 102 | 达成协议 / 142   |
| 激战 / 108     | 又见黑券 / 147   |
| 独自行动 / 113   | 医生来探望 / 152  |
| 夜探敌营 / 118   | 踏上寻宝路 / 157  |
| 巧登西班牙号 / 122 | 林中的声音 / 161  |
| 占领西班牙号 / 127 | 西尔弗的垮台 / 166 |
| 千钧一发 / 132   | 尾声 / 172     |





## 旅店里的老船长



平静小旅馆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。他身材高大、脸带刀疤，喜欢喝酒，也喜欢给旅店的客人们讲他航海时惊险刺激的故事，大家都叫他船长。小吉姆很爱听他的故事。可没过多久，旅店又陆续来了几位奇怪的客人，他们与船长之间似乎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……

虽然在金银岛的历险已经过去了许多年，但与我一同历险的伙伴们还是鼓励我将我们的历险故事写下来。于是，我的思绪不禁又回到了我父亲苯鲍海军上将开旅店的那个年代。

故事是因一位脸带刀疤的老水手而起，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。那天老水手拖着他的大木箱来到我们旅店门前，用手中的棍子重重敲了几下门，立刻引起了父亲和我的注意。

我转过头望去，他的样子真是可怕。他的皮肤呈棕色，身材高大魁

梧,黏糊糊的辫子搭在他肮脏的蓝外套肩上,粗糙的大手上满布伤痕,一侧脸颊上的深褐色刀疤格外醒目。他一边环顾着海湾,一边吹着口哨,然后唱起了他后来经常唱的那首古老的水手歌谣:

十五个汉子争夺死人箱——

哟嗬嗬,再来一瓶朗姆酒!

他用拐杖敲了一下旅馆的门,父亲应了一声,他又粗声粗气地叫我父亲上一杯朗姆酒,声音高亢又苍老。酒送到后,他像个品酒师一样慢慢地品着,一边打量着周围的峭壁,又抬起头看我们的招牌。

“这个小海湾挺便利,”他看了一圈之后说道,“而且旅馆的位置也挺好。客人多吗,伙计?”我父亲说不多。

“好吧,这真是为我准备的绝佳住所。”他冲着旁边的伙计喊道,“过来,伙计! 帮我把箱子卸下来,我要在这里住上一阵。”他又接着说道:“我的要求不高,有酒、咸肉和鸡蛋就够了。”他说着,将三四枚金币扔在我父亲面前,“花完的时候告诉我。”那神态严肃得就像指挥官一样。





说实话，虽然他衣衫褴褛，语言粗鲁，却一点也不像个在桅杆前干活的水手，倒像个惯于发号施令的船长。之后我们便称呼他为船长了。

船长是个沉默寡言的人，每天都带着一架黄铜望远镜在海湾附近转悠，要不就爬上峭壁张望。夜晚时他总是独自坐在旅店前厅壁炉旁的角落里大口大口地喝酒。有人跟他说话，他通常不理，偶尔还会猛地抬起头狠狠地瞪人家一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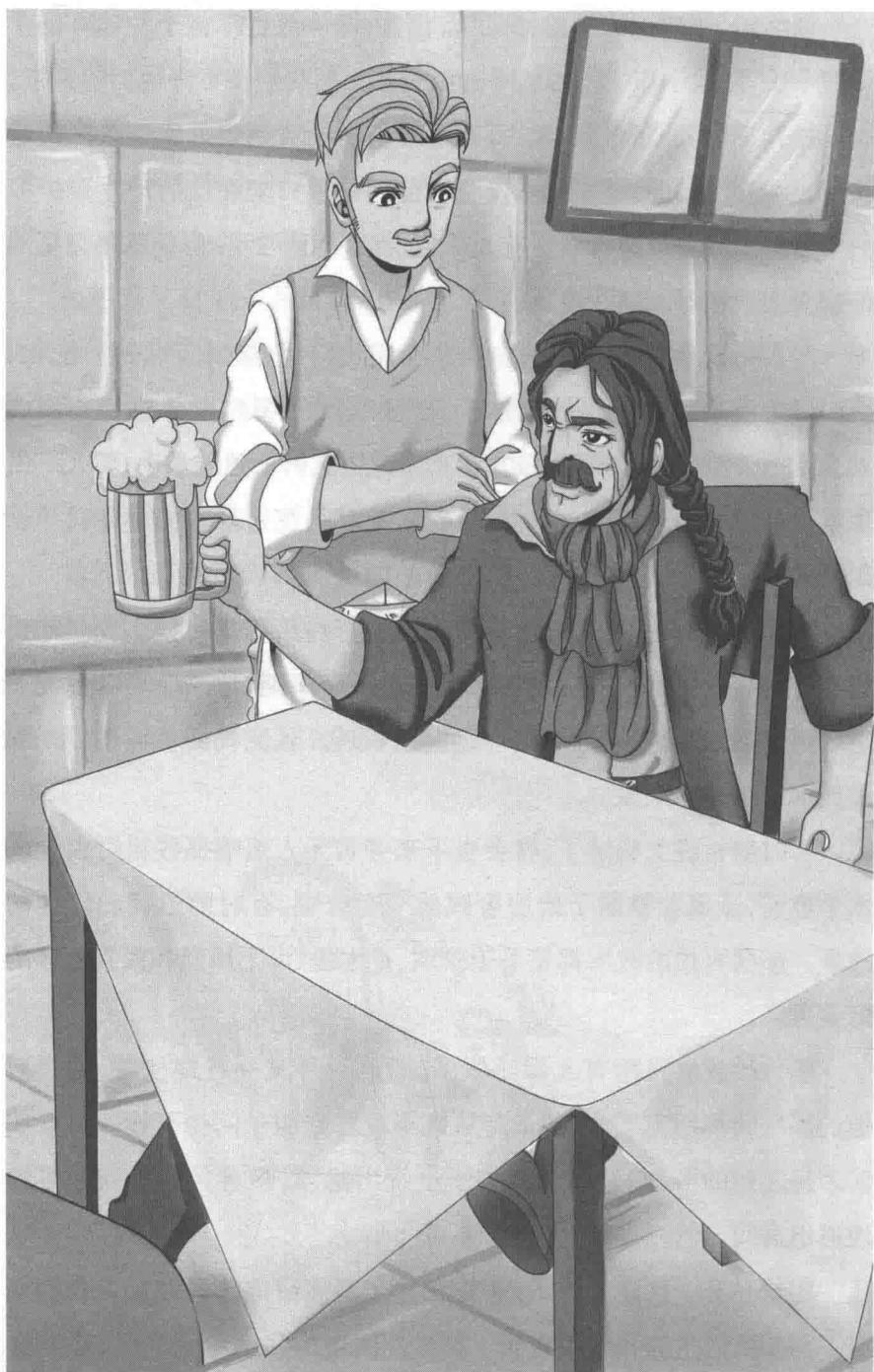
船长每天从海湾转悠回来时，都会问我们是否有水手经过。起初，我们以为他想找像他一样的水手，后来我们才明白他是想躲开那些人。有一天船长把我拉到一边，让我帮他留意一个独腿水手，那人一出现就立刻向他通风报信。只要我帮他，他就会在每月月初付给我一枚四便士银币。

可是一月又一月过去了，他却从来没有付给我任何钱。我问他要报酬时，他总是恶狠狠地盯着我，但不出一个星期，他又反复叮嘱我一定要留意独腿水手，而且承诺一定会给我钱。从此我的梦境里尽是那独腿水手恐怖的景象。

有时船长晚上喝醉了，就会坐下来旁若无人地唱那些粗野古老的水手歌谣，还逼着整屋子的房客跟他一起合唱，有时则给我们讲他的故事。那些可怕的故事都是关于绞刑、走木板、海上风暴和蛮荒地区的野蛮风俗。

船长的故事将所有人都吓坏了，而他一月又一月地住着，到最后他的那些钱都用完了，我父亲却从来不敢壮起胆子问他要钱。一旦我父亲提起钱的事，船长就会从鼻子里发出咆哮，瞪着父亲直到他可怜地退出房间。

船长只有一次碰过钉子，那是在我父亲病情危急的时候。我们请来了利弗西医生为我父亲看病。利弗西医生为父亲看完病后，就到旅





店前厅等人把他的马牵来。

我看着这样一位整洁优雅的医生，与那些举止轻佻的乡下人，特别同那个我们心中邂逅的船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
船长正趴在桌子上喝得烂醉，突然又开始唱起那首熟悉的歌谣：  
十五个汉子争夺死人箱，哟嗬嗬，再来一瓶朗姆酒！

整屋子房客们的神经又紧绷了起来，但利弗西医生还是头一次听到船长唱歌。他正和花匠老泰勒谈论一种治疗风湿病的新方法，听到船长唱歌便厌恶地朝船长看了一眼，显然很不喜欢这首歌。

与此同时，船长越唱越起劲，最后竟开始拍面前的桌子，我们知道这是让大家安静的意思。周围立刻安静了下来，只有利弗西医生依旧说着话，声音清晰悦耳。

船长紧紧盯着他看了一阵，又拍了一下桌子，更加凶狠地瞪着他，最终狠狠地咒骂起来，“安静！上下甲板都给我安静！”

“你是在跟我说话吗，先生？”医生问道。

船长咆哮着说：“就是跟你说话！”

医生继续说：“我只有一件事要告诉你，如果你继续这样酗酒的话，那么这个世界上很快又会少掉一个肮脏的无赖！”

老船长暴怒万分，从椅子上跳起，拔出一把水手用的折叠小刀，将小刀打开握在手中，好像在威胁医生要刺他一样。

医生却岿然不动。他转过头，用与方才同样的语调侃侃而谈，声音略高一些，以便让整个屋子的人都能听清，语气却平稳从容，“如果你不立刻将刀子放回口袋，我保证你必定会在下次巡审中被绞死。”

之后他们互相紧盯着对方，气氛一时间令人窒息。但没过多久，船长便败下阵来，放下刀子回到了自己的座位，像只挨了打的狗似的小声咕哝着。

“你记住，”医生继续说道，“既然我知道了有你这么一个家伙在我的管辖范围内，我就会时时刻刻地盯着你。我可不只是个医生，我还是一名地方法官。如果我听到一句对你的指控，哪怕只是像今晚这样粗鲁的言行，我都会想尽办法逮捕你。我想话说到这，已经够了。”

不一会儿，利弗西医生的马就被牵了过来，他骑上马，头也不回地走了，而那一整个晚上船长再也没说过一句话。

### 结语

原本平静的海湾小旅馆被突然到来的粗鲁船长所惊扰，房客都害怕这位粗暴凶狠的船长，文质彬彬的利弗西医生却没有丝毫畏惧，而是勇敢地与之正面对抗。对待邪恶势力，一味忍让是不行的，在双方实力相当的情况下，适当给予反击，才能维护自身的权利。



## “黑狗”的刺杀

老船长被利弗西医生警告少喝些酒，可他总是改不掉酗酒的毛病。有一天，旅馆来了一位自称是船长朋友的水手。但他们一见面，就发生了激烈的争执……

父亲一天天虚弱下去，我和母亲便挑起了经营旅店的担子，忙碌得几乎忘记了那位令人不快的船长客人。直到一月份的某一天，船长比往常起得早了些，出发到海边去了。我母亲正在楼上照顾父亲，而我正往餐桌上摆放早餐，等着船长回来。就在这时，前厅的门吱呀一声打开，一位陌生男人走了进来。

那男人面色苍白，身材肥胖，左手少了两根手指。我总是注意着来的水手是一条腿还是两条腿，但这个人却让我困惑，因为他不像个水手，身上却带着一股海洋的味道。我上前询问那男人想要点什么，他说要一杯朗姆酒。但当我要出去取酒时，他在桌子旁坐下，示意我过

去，“过来孩子，这桌子上的东西是为我的朋友比尔准备的吗？”

我说我不认识他的朋友比尔，这些东西是为住在我们店里一位被称为船长的人准备的。

“我的朋友比尔很可能被称为船长，他脸上有一道刀疤，而且非常爱喝酒。我敢肯定你说的船长脸上就有一道刀疤，而且就在右脸上。”

我听他描述的确实是船长的样子，于是告诉他船长出去散步了。他又问我船长走的是哪条路，我指着一块岩石，告诉他船长可能很久才能回来。他又问我几个问题才若有所思地说：“嗯，这确实是比尔的风格。”

之后那男人就一直守在旅店门边盯着岩石，直到他看到一个人向旅店走来，才拉着我说道：“那肯定是比尔，胳膊底下还夹架望远镜。孩子，我们先到前厅去，站在门后面，给比尔一个惊喜。”

那人说着，拉着我回到前厅，和我一起藏在门后面。我不安又惶恐，而那男人看起来比我还要紧张。他伸手擦了擦短刀的刀柄，又活动了一下鞘里的刀身，不停地咽着口水，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卡在他喉咙里一样。

船长大步走了进来，“砰”的一声关上门，没向两边看，径直穿过前厅向放在早餐的桌子走去。

“比尔。”那男人壮着胆子大声叫道。

船长转过身面向我们，脸色突变，就像见了鬼一般。

“你一定认得我吧，你的老朋友。”那男人说道。

船长倒吸一口气：“黑狗！”

“还会是谁呢？”那男人答道，语气放松了一些，“黑狗和从前一样，来看他的老朋友比尔来了。我们共同经历了那么多事，直到……我丢了两根手指头。”说着他举起了自己残破的左手。



“既然你找到了我,说吧,你想干什么?”船长说道。

“你愿意的话,让这可爱的孩子给我们来一杯朗姆酒,我们坐下来像老朋友一样谈谈。”

之后他们分别在桌子两边坐了下来,黑狗靠近门斜坐着,以便盯着船长。给他们送完酒后,黑狗让我离开且不要关门:“小家伙,别想从锁眼里偷听。”于是我退回到酒吧间里,躲在里面竭力地听,但很长时间过去了,只能听到低低地嘀咕声。直到最后,他们的声音逐渐大了起来,我听清了一两句。

“不不不,到此为止吧!”船长突然喊道,“如果要上绞刑架,就统统都上,我就是这么说的。”

接着忽然爆发出一阵咒骂和乱七八糟的桌椅倾倒声,金属撞击声,还有一声痛苦的嘶吼。一瞬间,我看到黑狗拼命逃窜,而船长在他身后穷追不舍。两人都拔出了水手用的短刀,黑狗的左肩正淌着血。

他们追到门边时,船长一刀刺向黑狗,要不是我们旅店的招牌挡着,这一刀准能刺穿他。虽然黑狗受了伤,但是他逃到外面的大路上却依然跑得飞快,不到半分钟便消失在了山丘后。而船长却怔怔地望着招牌,最后揉了揉眼睛,转身回到前厅。

“吉姆,拿酒来。”他说着身子摇晃了一下,便立即伸手扶住了墙。

“您受伤了吗?”我大声问道。

“拿酒来!”他一直叫着,“我要离开这里!吉姆,酒!酒!”

当我立刻转身跑着去取酒的时候,只听一声重重的闷响声在前厅响起。我飞奔而入,竟见船长仰面倒在地板上。喊声和打斗声也惊动了我的母亲,她从楼上跑下来,惊讶地望着这一切,“天呐,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?屋里都成什么样了!你父亲还病着呢!”

我们一起将船长的头抱起,他呼吸非常沉重吃力,双眼紧闭,脸色



十分难看。就在这时,利弗西医生恰好来给我父亲看病,我们见到他出现都喜出望外:“医生,您快来看看!他伤到哪了?”

“谁说他受伤了?不是,这人是得了中风,我提醒过他的。霍金斯太太,你不要担心,我会尽力救这个酒鬼的。吉姆,给我拿个盆来。”

我取来了盆,医生已卷起了船长的衣袖,露出他粗壮的胳膊来。他的手臂上清晰可见几处刺青,比如“比尔·彭斯”“一帆风顺”“好运常在”等等,而靠近肩膀的地方则刺着一个人吊在绞刑架上的草图。

“他真有先见之明。”医生一边用手指碰着这幅刺青一边说,“比尔·彭斯船长,如果这是你的名字,我要给你放血了。你怕血吗,吉姆?”

“不怕,先生。”

“那好,”医生说,“你端着盆。”说着,他拿起刺血针刺进船长的一根血管中。

放了许多血之后,船长终于睁开了眼睛,迷迷糊糊地望着四周。他先是认出了医生,明显皱了下眉头,之后他又望向我,看起来就放松了些。但他的脸色猛地变了,挣扎着要起身:“黑狗去哪了?”

“这里没什么黑狗。”医生说,“只有你自己躺在这里。你一直酗酒,导致中风。虽然我不情愿,但刚才也把你从坟墓里救了出来。彭斯先生……”

“我不叫那个名字!”船长突然打断了医生的话。

“我才不管呢,”医生继续说道,“这是我所知道的一个海盗的名字,我这样称呼你是为了方便。我要告诉你,一杯酒可能要不了你的命,但如果你一直喝下去,我保证你肯定会送命。现在用点劲,我要扶你上床。”我和医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船长扶到了楼上,让他躺在床上,他看上去快要昏过去了。

“不会有事了，”医生在关门时告诉我，“我给他放掉的血足以让他安静一会儿。他需要躺上一个星期，但如果中风再次发作的话就没救了。”

## 结语

船长虽然看起来邋遢凶狠了一些，但真正的恶人“黑狗”这时才出现。船长受伤后，利弗西医生不计前嫌将他救醒，也体现了医生救死扶伤的崇高医德。